

战国策校注

第七册
第七函

戰國策齊卷第四

元本重雕

三原李錫齡校訂

齊

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信

陽西有濟

南平原

威王

田齊桓公于元年安王二十四年癸卯

濮上之事

此東郡濮水上實衛地

贅子死章子走

皆以名子之曾嬰子文子章匡

章盼子謂齊王曰

川盼也威王言使守高唐者並齊將

不如易餘糧於宋

易移與之宋王

辟公

辟公說見宋策桓公未嘗稱王宋偃十一年稱王當齊宣王二十五年此其城

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

信固猶是以餘糧收

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

可責不償因以為辭攻

之亦可

盼子威王臣威自九年後未嘗敗撓此言二子死蓋九年前也

盼子雖見稱於威王宣王

二年馬陵之役盼爲將十年楚敗齊令齊逐田嬰張丑

說楚王云嬰逐盼子必用則盼先著於宣王之世伐燕

之役章子將兵亦宣王時且策有齊國復強之言決非威王時也

邯鄲之難趙成侯二十一年魏圍邯鄲此二十五年趙求救於齊田侯召大

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名忌二十一年相明曰

不如勿救段干綸補曰史作朋後語作萌曰勿救則我不利齊我

田侯曰何哉補曰有對曰二字史夫魏氏兼邯鄲其於

齊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補曰一本甲作曰是言

起兵軍於邯鄲之郊以軍法陳之於此高託軍屯

南攻軍於邯鄲之郊也愚謂凡言軍于某地者猶言師

于某也成列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且

則云陳于某與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兩國不

戰故

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襄陵屬河東魏邑邯鄲拔而承

魏之敝承言繼其後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

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諸注

魏地齊記有云二十六年正義云桂陵在曹州乘氏縣東北又說見後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

和而舍孫子兩軍相對曰交和楚記注軍門曰和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

其徽章徽章也以絳帛著於背章其別也此引說

徵職注通以雜秦軍候者言齊之章子以齊入秦威王

不應頃謂旌旗屬行之之頃奇下頃開變文間候者復言章子以

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而猶有司請曰言章子

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擊之

廢謂罷之

發是既降矣

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閒

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

元作

拜西藩之臣

按威王與秦獻公孝公同時

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

之曰章子之母啓

其母

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糞

之下

糞爲棚以立馬

高注棧牀也

稱不孝孟子以爲父子責善而不相遇者恐因此

事也後語

吾使者

衍者

者

姚云

章子將也勉之曰夫

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

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

未

教命

後語未赦

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

敢凡彪謂君父一也雖無父命而以君命更葬何損於義

不更葬之故未見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

其終拒威王之命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

生君哉彪謂周衰齊威不世之主也列子曰君非自知

人君於其臣欲其自知之也威王之於章子有焉

夫如是雖百市虎不搖也豈以三告而投杼乎哉

楚將伐齊魯親之楚親齊王患之張丐曰齊人疑臣請令

魯中立於兩國之間乃爲齊見魯君康公魯君曰齊

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乎曰

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楚時未敗而云

齊之勢楚雖勝士卒多死魯合齊然者蓋楚有勝

以兩國擊之楚必敗故言其不勝何故也魯君曰子以

齊楚爲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

曰齊楚之權敵也

言其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

力適均

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

材武見選

者必殪

殪死也

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爲勝其良士選卒

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

合合敗者也勝者雖合之不必見德今以全衆合敗

者彼勝者既士卒多死可勝也敗者因見德矣

此其爲德也亦大矣

德敗者其見

恩德也亦甚大矣

敗者

魯君以爲然乃退師

楚爲去聲

成侯鄒忌爲齊相

高注成齊邑按史

用忌爲將不

相說公孫開

齊人開史作開

謂鄒忌曰公何不爲王謀伐魏

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

不死曲撓而誅

曲撓言師不直前而敗

鄒忌以爲然乃說王而使

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

使人操十金而往十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

三勝聲威天下天下畏其威聲欲為大事反齊亦吉

否卜者出田忌之人因令人捕捕取為人卜者亦

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齊王也其知章子察阿墨大

大明矣獨於是失之然忌之走亦非威王譴之也正旨

史以公孫開為鄒忌云云附戰桂陵之前文小異操十

金上市以下在威王三十五年下云田忌聞之率其徒

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宣王召復位遂有馬陵之

戰按策言忌伐魏三戰三勝忌戰可見者桂陵馬陵二

役策併言之也後章記忌係太子申禽龐涓孫子謂忌

曰若是則齊君可正成侯可走忌不聽遂不入齊又記

田忌亡齊之楚楚封之江南則忌之出奔在戰馬陵後

宣王之世明矣史載其奔在前故謂召復位忌既襲齊

豈得再復成侯猶在豈宜並列而馬陵後忌無可書之

惜陰軒叢書

事知其必有誤也以威王之明成侯公孫開之詐豈能
行其闕其爲宣王無疑也大事記謂桂陵馬陵二事多
混而書忌出奔在威
王時亦乃史之舊耳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昞麗

昞徒結切日側也故有
光豔意又疑作佚

自

高注昞
讀曰逸

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

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

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

徐公何能及君也且日也

且明也

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

一本問之客
日一無客字

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

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

私猶親

妾之

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
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
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
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
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
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
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聞進進
者有暇隙者有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間之皆朝
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坐朝廷之上四國朝之不待
兵也彪謂鄒忌嘗以詐走出

忌則其人亦傾險士耳唯此言者萬世之言也補曰大事記威烈王二十二年按外紀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云云事與此類又新序齊有田巴先生賢王聘而問政巴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顧謂其妾云云恐與鄒忌事有舛訛

宣王

威王子元年顯王二十七年己卯

補曰名辟疆

南梁之難

魯國蕃縣有南梁水此二年魏伐趙趙與韓共擊魏趙不利敗於南梁

補曰正義引括地

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稱南梁者別於大梁少梁高注韓邑大梁在北故曰南梁○大事記此魏伐韓也謂伐

楚者往歲桂陵之戰與此混而誤爾

韓氏請救於齊田侯

猶上

召大臣而

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丙對曰晚救之韓且折

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

補曰索隱云策作田期思必別本也紀年

謂之徐州子不可夫韓魏之兵未做而我取之我代韓

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

見且亡必東愬於齊

愬告也

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

之傲

承繼其後也

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

陰告韓使者而遣之

告者許也

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

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

補曰虞喜云馬陵在濮州

鄆城東北六十里有湖深峻可以置伏龐涓敗卽此徐廣云在魏州元城縣東南司馬彪引杜預說亦然按齊使田忌將直達大梁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則從汴州外黃進至濮州東北六十里是也豈合更

渡河至元城哉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

有爲兩章一爲桓公臣思一爲宣王孫子彪謂臣思之策則幸中矣非仁義舉也孟子謂行一不義而得天下

不爲也况朝韓魏乎正今按桓公田臣思事自與邯鄲之難及韓齊爲與國二章相亂非此章也說見後章

惜陰軒叢書

田忌爲齊將

此二年召復位
正曰說見前

係梁太子申禽龐涓

魏將孫

子膾也齊人武之
孫爲田忌軍師

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爲大事乎田忌

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罷傲於先

罷

同彼謂齊齊軍已與魏
戰雖勝亦罷今使當前

弱守於主

弱弱卒也忌所自將
使齊不疑也主地缺

蓋齊險隘補姚云曾先皆作老愚恐上句多於字謂
以罷傲老弱守險敵衆而以精兵攻齊下云輕車銳騎

者主者循軌之途也

軌軌同車迹也言其險
狹不得方軌適相循耳

錯擊摩車

而相過

錯率同車軸而鍵也路
狹車密故相擊相摩

使彼罷傲先弱守於主

必一而當十

得地利故

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

在太

山博縣

左濟右天唐

蓋防子所守所
謂高唐屬平原

軍重踵高宛

重輜
重也

後志高宛
屬樂安

使輕車銳騎衝雍門

始皇紀注在高陵
高注雍門齊西門名

按

左傳襄十八年有雍去聲若是則齊君可正正猶制治而成侯可走不

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彪謂臆非武流也武

雖運奇用詭豈嘗語人以此乎忌不聽忌賢也補曰使田忌無聞於齊孫子曷為而有是言必公孫開成侯譏

構之時也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補曰前云鄒忌為相田忌為將田忌走此云代

之相恐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復猶杜赫曰臣請

為雷楚為鄒雷田於楚補曰一本謂楚王威曰鄒忌所

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

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鄒忌補曰當以齊

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

事楚

言此示不爲鄒忌游說也

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

薦於王使之仕

宣王不說晏首齊人貴而仕

人寡王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爲有一子之孝不

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

晏首壅塞之

言其不薦達人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

後志魯之薛六國時曰徐州事在楚威七年此十年

正義云紀年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徐左氏作舒說文作邾

欲逐嬰子於齊

遂使齊逐之田嬰時未封故曰嬰子猶盼子

嬰子恐張丑

齊人補曰丑又見韓魏燕中山等策

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於

國百姓爲之用嬰子不善

不與盼善

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

弗補補姚與史曰百姓弗爲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

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使於王也楚

王因弗逐楚記七

權之難後志南郡編注闕縉以權叛又當陽注縣東南

楚地難策爲文公時大事記燕齊交兵必非此地

史末合燕策並載而取鮑三說文公末年云云並屬中

山云云燕齊台云云故於此條著其說而齊燕戰秦使

斥其非者不著鮑氏取長棄短之意也

魏冉之趙冉傳言自惠王時任事出兵助燕擊齊薛公

嬰時未封後人稱之耳使魏處之趙謂李向趙人

用事也曰君助燕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

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爲燕東兵束猶斂燕齊和爲燕取

地也

齊取地

故為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

趙之助燕不力

故齊無危

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敝

罷疲

趙可取

唐曲逆

並屬中山國言二國戰不暇北顧趙可以其間取中山也

高注唐今盧奴北盧縣也曲逆

今蒲陰

戰而不勝命懸於趙

懸擊也

然則吾中立

吾謂趙

而割

窮齊與疲燕也

割割齊地燕地

兩國之權懸於君矣

蘇秦為趙合從

趙肅侯十七年此當十年

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

東有琅邪

徐州郡琅邪齊東南境上

孟子注

西有清河

冀州郡正義云今貝

州北有渤海

幽州郡

正義云今滄州

此所謂四塞之國也

有險固

齊地方二千里

史云餘里

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

齊車之良五家之兵

管仲軍令始於五家為軌

疾如錐矢

錐銳也呂氏春秋

秋所貴雖矢者

戰如雷電

其威大也解如風雨也

爲其應聲而至

言疾卽有軍

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

臨淄之中

臨淄古營上地城臨淄故云見正義及水

經注渤海後語北海今青州北海是也

七萬戶臣竊

度之下無下史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

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

無不吹竽似笙三鼓瑟似琴二擊筑以竹曲五彈琴鬪

雞走犬六博踰鞠者劉向別錄蹙鞠黃帝作蓋因娛鼓

投六箸行六棊謂之六博踰字臨淄之途車元作擊

擊史作擊者擊之說說文擊車擊相擊也周禮舟車擊互穀梁

擊策車擊者不得人釋文音計又古的反此章史作擊擊按

擊揚雄書辨者擊擊讀亦通擊人肩摩連衽成幃

在旁舉袂成幕

袂袖也

揮汗成雨家敦

御曰史作殷

而富志高

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

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

補補曰史此有以字

畏秦者

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

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

折猶收以秦敵強雖勝猶爲失半也

四

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

元作後

姓韓

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

倍韓魏之地

倍音二國在其後

至衛

元作關

姓云至陽晉

之道

魏襄十六年秦拔魏蒲地陽晉張儀傳劫取瀋陽

晉津皆不地蓋衛地時屬魏也正義云瀋曹

濮等州陽晉在曹

徑亢父之險

屬東平亢音剛

車不得方軌

爾雅方舟併兩舟則此亦兩也軌車轍

馬不得並行百人守

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

驚視也言性走常遲顧

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

疑之甚集韻喝阿元作獨阿痛也言

也獨

獨並呼合反竊謂作恐偈亦通又注見趙策

高躍

作驕

矜而不致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

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

一本此有也字

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

元作固固故通

願大王之少畱計

計之意齊王曰寡人不敏此敏謂猶明

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

今主君

作足下

以趙王之詔告之

詔告也

敬奉社稷以從

凡蘇從

橫之說本傳皆有此
在說燕趙碑魏後

淳于髡齊人見滑稽傳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

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此謂有相次也言士難

也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

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

足者而俱行謂鳥獸同足者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

澤二草山生而沮水也故求不可得孟子注菹澤生草

謂坐於沮澤之中者不必謂坐於沮澤之中者不必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罍黍

地缺疑為負黍蓋此與梁父皆東地也謂坐於沮澤之中者不必梁父之陰

高注罍黍梁父皆山名愚按臯字或作罍謂坐於沮澤之中者不必梁父之陰

山北曰陰則邳車而載耳邳車重不前夫物各有疇

耕治之田禾所聚也故為類

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

挹水於河

也挹酌

而取火於燧也

夫燧

髡將復見之豈特

七士也

補曰兩見字賢徧反

齊欲伐魏淳于髡

謂

元作為

補曰

此書為

齊王曰韓子

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遼者

遼魏同

海內之狡兔也

集韻狡猶也疾也

韓子盧逐東郭遼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

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

之苦而擅其功

擅者無與爭也

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

頓亦勞敝

敝其眾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

將休士

謝辭去之言不用也

補曰

此與蘇代鷓蚌

七倫反

惜陰軒叢書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

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

文毛色成文馬四匹爲駟請致

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

之與國也

魏策馬陵之敗魏請臣畜朝齊楚王怒伐齊則此所言也

夫伐與國使仇

敵制其餘

言楚將因齊兵勞而伐之

名醜而實危

伐與國醜也而有楚伐之危

爲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

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

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

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

伐魏不便

魏所欲也而髡止之故魏刺之雖刺髡而齊實不

便非益也此設辭也

強注終不通說見下若誠

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

補曰姚云若誠下劉本無不字愚按上句當無不字義乃

通恐有訛舛

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

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元在魏策為魏而說當從

舊

齊宣王見

補曰見賢偏反

顏觸

集韻音觸

引呂春秋齊有顏

觸春秋後語作王觸

曰

觸

觸

觸

觸前觸亦曰王前

並使之即已

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

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

為慕勢王前為趨士

趨就也

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

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

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

下季蠶五十步而樵採者魯展禽字季食采柳下亦云居之蠶其冢塋秦伐齊先徑

善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

鎰由是觀之先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宣王默然

不說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

鍾一石百斤萬石簣鐘鼓之梓天下之士皆為役處役為之使處在其位

補曰姚本天下之士仁義皆來補曰辯智並進莫不來語東

西南北莫敢不來服元作服求補曰求萬物無不備具

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

農畝下則鄙野五鄙為鄙外曰野亦監門閭里閭在

在野並五百家皆有門補曰周禮大司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閭里皆二十五家鄉

謂之間遂謂之里二十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

五家共有巷巷首有門觸問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

力也言能貴士故德厚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及湯

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

觀之非得失之策與昔諸侯多由得策也今失策故誅滅而寡得策貴士也稍稍

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

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元作以當作而

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據通借慢驕奢則凶必

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削地也無德而望

其福者約約窮也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言禍辱隨之不捨也

故曰矜功不立

言徒有矜大好功之志而不為故功不立

虛願不至

不求不為而欲

得之虛願也物不自至

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

有九佐

九官也

舜有七友

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嘗秦不虛靈甫見陶淵明四八臣

或云不空尸子又見皇甫謐謂此類皆不可深考或後人所妄禹有五丞楚辭八師三后外湯有三輔商書伊奭

造之禹有五丞楚辭八師三后外湯有三輔商書伊奭

誼伯仲咎咎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

以君王無羞亟問

亟猶數也

不愧下學

學於臣下

是故成其道德

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

元並刑

當作形下同古書字通形民者

刑之君

也無形謂制約之未著者也無端者事之本也

皆指實德言也夫上

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

衍人

人明學

明學學之明者書上見下通聖明之

事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

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

非邪

補曰

疑非字當在歟字上而夫音扶屬下句與下文豈非下人而尊貴士歟夫堯云云同一本作本歟無

非字

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

義明

人以而尊貴士與夫堯舜禹周成王任周公

且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

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

補曰

自取病謂

及今聞

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

細人

王自稱

細人前

願請受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

牛羊豕具爲太

牟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皆美稱顏觸辭去曰夫玉生

於山制則破焉制裁斷之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

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遂猶達之然而形神不全觸

願得歸晚食以當肉晚言飢而食也其美比於食肉補曰當敵也如字安步以

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虞娛同樂也制言者王

也言謂命令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

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衍而而辭去君字補二曰觸知

足矣歸真補反璞則終身不辱補曰曰者觸既辭而又自言也上言大璞不完

以喻士之形神不全故曰歸反璞云云文意甚明添字謬

先生王斗齊人補曰一本標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

文樞鏡要作王升

使謁者延入

謁者掌賓贊受事延引也

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

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

使待其至

使無趨至

就之

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

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

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

不如所聞

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

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

公

此桓公雖非田氏之先斗齊人也得稱爲先

所好者

五

補鏡要有一本標文

有五字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

授

元作受

授

字通借籍

土地人民

之籍猶

立爲太伯

二伯

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

陋守齊國唯恐夫

扞之

扞失也春秋傳扞子辱矣

焉能有四焉王斗

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

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元作是

姚云劉本無是字王不好士先君好馬以下說苑宣王曰

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騅耳字書

騏驎不載唯玉篇云馬黑脊亦不言良馬陸璣疏麒麟

行中律呂則此馬以麒麟比也騅耳八駿之一玉

論單言麟爾此二字單言王補駟已備矣世無東郭

後一作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

施莊小疏毛嬙越王嬃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

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

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穀細縑也增韞

縛注今紗下章曳綺穀又章帝省齊水統方
空穀知齊產善也說文穀細綺恐此注字誤
王曰何謂

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便順其所好而

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

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

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彪謂王斗之義無所取出門

於咫尺之間以爲高此孟子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小功

然不若魏牟之言之慤而彪爲序舍牟而取斗爲牟之

言出於斗也王斗造門來見徒以趨見於尺之

閒爲高鮑論當矣其言王不好士不可謂不切也特桓

公好狗馬酒色之說亦管仲不害霸之意此其所以爲
辯士之言而非君子之正爾學穀之言與魏牟合又何
不若之有戰國論說相類者甚多牟豈果出於斗乎
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賜列第爲上大夫者七十人
人不治而議論稷下學士至數百千人非不盛也然

鄒衍淳于髡之徒類皆詼誕無實不治而議所養非所用國何賴焉故顏觸勸以貴士王斗譏其不好士有以也然若斗與觸者亦未知其何如也有一孟子而不能用安用彼數百千人哉

齊人見田駢

齊處士

曰聞先生高議

是義字

設爲不宦者

設

虛假而願爲役

爲駢給使

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

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

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

畢猶已言過於嫁已

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

訾資同所資所養也昭三年注四豆爲區自四

以登至於釜十則鍾又粟氏注四升爲豆則鍾凡六斛四斗也

徒百人

徒從

不宦則然

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

謝之也

管燕

齊人

無考

新序作燕相

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

我赴諸侯乎

而辭也

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

連與同

泣下也

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

不得饜

飽也

而君鵝鷺有餘食

鷺舒也

下宮糅羅紈

下宮後宮下列

糅雜紈素也

曳綺縠

綺文縠

而士不得以為緣

緣衣純

且財者君

子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

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補曰

田需見魏策與公孫衍並相者豈節此人

歎說苑宗衛相齊罷歸召田饒等問饒對亦與此合

閔王

宣王子元年顯王四十六年戊戌
據史通鑑閔王元年當赧王二年視史下

移十年大事記同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

楚懷六年此元年移
宣王二十年

惜陰軒叢書

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

衍使字史言軫爲秦使齊齊問之爲齊見陽

使見昭

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

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

何也

問此外復有貴者不

曰唯令尹耳

楚相也

陳軫曰令尹貴矣主

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

祠春祭高注祠

祭賜其舍人

始皇紀注主殿內小史或云侍從賓客者

顏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後

遂以爲私屬官號

卮酒

卮器也

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

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

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

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

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

城不弱兵言恃其強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元作居

居因下足字衍而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

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言身死後爵歸於國故史言爵奪猶

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楚記同彪謂此策雖其指爲齊亦持勝之

善補國爲楚爲齊爲公之爲去聲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而與之伐齊齊王

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

縣許秦王惠趙人趙足凡趙皆趙人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

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背秦背秦則齊無患矣

齊將封田嬰於薛

定封在此三年

索隱云嬰諸田之別子

宣王二十年又

非宣王弟也

楚王懷

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

集韻輟止也

公孫闈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楚闈說楚王

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闈

爲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

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

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

彪謂此說不可行也嬰齊

相也雖得薛不決裂於外猶齊地耳齊薛爲一如穰侯

應侯之於秦也何弱乎其初哉史齊襄王立而

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玉畏君與連和後卒諸子爭立齊

魏共滅之

謂分封不足

以弱齊未暗末流之害也

靖郭君

田嬰諡此據史文索隱云靖郭侯或將城薛

靖郭君

田嬰諡

此據史文索隱云靖郭侯

或將城薛

或將城薛

或將城薛

或將城薛

或將城薛

或將城薛

或將城薛

或將城薛

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

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所謂鼎鑊之誅靖郭君因見之

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言此言外應復有

高注於此止無走也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亡無此

也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

而失水集韻蕩放也言自放肆則螻蟻得意焉螻蟻蛄一曰螻蛄

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雄長之長見下奚以薛爲夫齊

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姚氏奚一本君長有齊

句按新序作無齊雖隆云云是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曲禮司徒司空馬司士司寇典司五衆計其事之

借陰軒叢書

凡也注家謂此殷制非策所指按記曾子問諸侯

出命國家五官而後行注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高曰

詩簿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王曰說吾而厭之言汝既

不得自厭故以委之也字當在覽下王曰說吾有

不日聽而數覽也王從之已而厭今與靖郭君以五官

之悉以委嬰嬰由是得專齊權姚云今一作令

靖郭君善齊貌辯齊人姚云古今人表作昆辯師

書鈔同呂覽作劇貌齊貌辯之爲人也多疵疵病也謂

辨元和姓纂昆弁齊貌辯之爲人也多疵過失

修維行者呂覽作嘗門人弗說士尉齊人以證靖郭君諫

也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嬰子文孟子

詩居常與許又竊以諫竊猶靖郭君大怒曰刻面類集

剗翦也以翦草爲喻而汝也類族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辯者集韻慊吾

無辭爲之言有可滿貌辯之意雖家於是舍之上舍猶

第此本高注按田文傳傳舍幸舍代舍索隱云並

舍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以此推之則代舍乃上

也令長子御之集韻御侍也且暮進食數年元作

同威王薨元作宣宣王立嬰之封薛在閔王初下言之薛則此不得言宣王立

也說見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宣王辭而之薛與齊

貌辯俱畱無幾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閔宣王靖郭君

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辯曰固不求生

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辯行至齊閔宣王問之

藏怒以待之齊貌辯見閔宣王元作子曰當

靖郭君之所聽愛夫愛而聽用其言齊貌辯曰愛則有之聽則

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

過頤豕視過謂豐頤過人豕多反視頤豕視注頤豕不仁之人其說未詳劉辰翁

云過頤卽俗所謂耳後見頤豕視卽相法所謂下邪偷視若是者信反後反不若廢

太子夏立衛姬嬰兒郊師高注郊師衛姬子宣王庶弟靖郭君泣

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

此爲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

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生封嬰於薛閔王也而曰受於先王蓋宣王有指封之

史以田嬰之封在湣王三年從通鑑則在宣王二十二年按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而文之言曰君用事相齊

至今三王矣三王者威宣閔也故大事記以嬰卒交丘附見於閔王元年此策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之勳在齊

則是威王之世嬰已受封史亦不合索隱引紀年梁惠

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月齊城薛十

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考之史梁惠王後

元十三年在今封嬰前一年不得爲威王之世亦皆不

合惟梁惠前十三年則正當威王時疑此雖惡於後王

處有差互而嬰之封薛則實威王之世也

吾獨謂先王何於先王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

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爲二宣王太息

也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

不知此容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辯對曰敬諾靖

郭君衣威王之衣冠舞其劍

先時所賜

云舞鞞本作帶

姓

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

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

強猶

不得三日

清陰軒叢書

而聽王聽其辭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

故人非之不爲沮集韻沮止也此齋貌辯之所以外生以外生爲外

物無所樂患趣難者也彪謂知人之難貴於知其心齊人曰辯之爲人多疵論其迹也

靖郭君獨深善之不可奪知其心也士爲知己者死此辯所以不求生歟
即趨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

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

六國之遞甚也遞言其更相伐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

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

秦而遞相罷弱罷疲同而兩歸其國於秦兩彼我也此臣之所

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

以割肉喻其相伐

秦曾不出力

補

北山何先生標大事記云力一作刀

天下爲秦相烹

煮也

秦曾不出薪

喻秦

無所

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

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

欲反之

反古

主必死辱

死於辱

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

乾

戰死者多也

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

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

絳屬河東秦得

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

補

而東攻齊舉齊屬之

海

舉言得其地

南面而孤楚韓梁

三國在秦之南

孤謂稱孤以臣之**補**諸國勢不得

合故

北向而孤燕趙

絕句

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

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

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秦惠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

秦此六年

按

大事記顯王四十七年

秦伐魏取曲沃平周

年魏惠後十三年齊宣二十一年秦伐魏取曲沃平周解題軫說齊不知在何年以其說明切附見於此軫與張儀相惡去秦事楚而懷王合六國伐秦距此四歲軫說或在此時未可知也愚嘗按趙策謂趙王章韓策或謂韓王章燕策或獻書燕王章皆勸三晉諸國合從其論秦之構與從國事勢曉暢深切如虎卽禽魚比日引車同舟之譬說殊而義合如秦之欲伐韓梁東闖別室甚推寐忘之如約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如秦見三晉之堅必南伐楚其言皆合是必一時之事一人之言也

考之此策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其論山璜
之愚秦之智爲秦相割而秦不出刃爲秦相烹而秦不
出薪則亦三策之取譬也秦欲攻梁絳安邑今三晉已
合約出銳師以戍梁三晉合秦必南攻楚則亦三策所
言之事也况策無說楚魏之辭而說四國者皆有成梁
之約攻楚之料於是竊信其並爲陳軫之言無疑也楚
懷王受張儀商於之欺軫諫不聽諫攻秦又不聽其後
言楚王入秦屈平昭雎諫而軫無言意其必已去楚矣今
時固在魏也軫善楚者約從獨遺楚又勸三晉之移禍
於楚豈略不爲楚計哉蓋其知楚謀之不可爲入秦之
不可止而諸國之擯秦非特爲魏所以爲楚所謂陽擠
而陰助之者歟蘇氏兄弟稱說多浮辭數策非軫不能
大事託既著軫說附於顯王四十七年於韓策謂論秦
最得其情因其言梁絳安邑附見於赧王二十九年魏
獻安邑之後皆不能的指其時今徵以楚王入秦一
當在赧王十六年蓋秦取曲沃平周距五國伐秦前四
年慎覲王三年五國合從實懷王爲長蘇秦之約而無
與於軫也懷王入秦次年田文合韓魏伐秦猶能成一
戰之功未必不因軫之說也反覆參合可決其爲軫矣

獨燕策言秦伐韓而中山亡此事據史乃中山未亡四
年之前且年表滅中山在秦死後而世家先一年大
事記取世家史遷所紀固不能無失趙武靈王十九年
初胡服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二十五連歲攻
中山略地得城邑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
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傳國子何稱主父欲略胡地
冀咸陽遂詐入秦是後已不言攻中山矣惠文三年乃
書滅中山遷其王于膚施意者攘地之時中山已定而
未廢其君後四年始遷其君如西周既滅次年遷其君
于惡狐之類通鑑綱目武靈二十五年書中山君奔齊
而魏策云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政是年事則是其國
已亡特其君未得後乃得之燕策所謂中山亡非外也
故愚並著其說以候知
者考焉中山餘見燕策

韓齊爲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

儀復相時
有缺文必著韓之請救
伐韓下

以下文許韓

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

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

燕王與子之國之燕

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下字

衍一本無大以燕賜我也我我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

還補遺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遠

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燕陰七年此十

年此齊宣王所謂五旬而舉之者大事記政三為

五按史田齊世家桓公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

齊桓公召大臣而謀驪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

則韓且折而入於魏田臣思曰秦魏攻韓楚趙救之是

天以燕與齊也因襲燕取桑丘策即本章○齊威王二

十六年魏圍邯鄲趙求救於齊威王召大臣而謀驪忌

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云云不如

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敝王從其計敗魏

桂陵策邯鄲之難章威王作田侯段干朋作綸餘略同

○宣王二年魏伐趙當作韓說見前趙與韓親共擊

魏趙不利戰于南梁韓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驪

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如早救之孫子曰云云宣

籍陰軒叢書

王曰善起兵擊之敗之馬陵策南梁之難韓請救於齊
田召大臣而謀張丐曰不如早救田臣思曰云餘皆
略同○史凡三節與策三章互有同異鄆之難與威
王條合南梁之難與宣王條合但史爲張丐田臣思策
爲騶忌孫子唯桓公取桑丘與威王伐魏宣王伐燕相
亂按威王二十一年鄆忌始相上距桓公取桑丘之歲
二十餘年忌豈得已爲大臣史誤以鄆公取桑丘之
明矣田臣思卽田忌宣王二年戰馬陵後出奔至二十
九年之噲之役凡二十七年不應復見使忌果在齊則
王安得棄之而將章子策或誤載其名也且桓公時秦
魏攻韓楚趙救之齊不救因而襲燕宣王時秦魏伐韓
楚趙救之齊不救因而舉燕何其事之膾合如此是必
可疑考之桓公時秦魏攻韓事無見年表魏韓趙伐齊
至桑丘齊伐燕取桑丘意者齊取桑丘而韓魏趙伐之
韓曰與趙魏攻齊則與求救於齊之文戾且田臣思之
辭曰是天以燕與齊而僅爲取桑丘乎是史亦誤以宣
王伐燕章附之桓公也故大事記書韓魏趙伐田齊至
桑丘而不書齊取桑丘於宣王伐燕則引策之文謂秦
伐韓楚趙救韓卽岸門之戰而齊之取燕雖因之噲之
亂亦由諸侯連兵不解無與競者也故愚具列史策所

載而著大事記之說俾覽者得以考

正焉正義云桑丘

在易州遂城縣東

張儀爲秦連橫

儀傳連橫在鄭袖出儀後說楚說韓齊趙卒說燕歸報而惠王死則此當秦十

四年此十三年

說

補補國此處當有說字

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

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爲大王者計者皆爲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

雖有百秦將無柰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

從人朋黨比周

比周親周相庇也與論語意異

猶傳言相與比周莫不以從

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

魯戰勝齊史傳不書時魯故在右形耳

說此雖有取譬之說猶孟子言鄰人與楚人戰與下文不同

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

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

史不書說文濁漳出上黨長子

鹿谷山東入清漳清漳出沽

再戰而再勝

絕句

山大龜谷入河南漳出南郡

再戰而再勝

當以勝秦句

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

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

弟之國

儀說懷王亦云然

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

龜池

農

今河南府龜池縣水經注穀水出崤東馬頭山

穀陽谷東北流歷龜池川漢景帝因崤龜之地以爲縣

龜彌盡彌

割河閒以事秦

據此則說趙

大王不事秦秦

克二反

常在此齊前

大王不事秦秦

驅韓魏攻齊南地悉趙涉河關

悉悉起其兵河關屬金城史作清河是也

關

河之

指博關

蘇秦傳注齊威六年晉伐齊至博關今按秦山有

關亦通

博亦近齊也

補曰

後語注云今兗州博

臨菑即墨

屬膠

城縣有古關是博關司馬貞云在博州

補曰

今萊

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

州即墨縣

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

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

禮大行人掌大客之儀

幸而教

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

補曰三百里也一本

有里字○為秦之為去聲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

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

儀嘗曰儀之所甚憎無大齊

故齊以張儀

補曰

一本此

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

王王曰柰何曰爲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

言有兵

然後王

可以多割地

割諸侯地

今齊王甚憎

衍張字

張儀儀之所在必

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齊

梁之兵連於城下

連謂不解

不能相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

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

周有先周宗社禮器諸侯所不

備今必出以賂秦

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

三十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

魏語作魏襄王

張

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

之齊齊楚之事已畢

事使

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

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張儀儀之

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
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
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
儀願乞不肖之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
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
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
爲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
罷音疲勞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
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儀傳有虛謂此計之必售策之必行者也
儀之所說於時有妾媵之所羞市人之所不爲者嘗
南后以取金欺商於以賣楚皆可鄙也唯此爲文無害

儀亦明年死矣宜其言之善歟補曰大事記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見秦策儀之逐其衍之力毀補曰鮑

謂將死言善爾反覆詭詐之術死猶未已何善之可稱

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宋地見陳畱襄邑注補曰

牛之地宋襄公而不勝張儀謂梁王哀不用臣言以

危國王因相儀魏九年此十四年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

補曰猶犀首欲敗敗其謂衛君嗣曰時儀衍非有怨於

儀值所以爲國者不同耳值適君必解衍解設衍於儀

衛君爲告儀儀許諾曰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三人犀

首跪行爲儀千秋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

疆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讎齊戰故而儀與之俱

是必與儀

本與衍

一鬻吾國矣遂不聽

彪謂此一時豈乎始哉一言一動盡

為機穿豈可與同羣故此在衍衍中而不悟是以知儀之疏也故其智暗於秦其辨屈於軫而此謀敗於衍也

補

為儀

之為如字

楚王死

懷

太子在齊質

楚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名橫是為頃襄王按史楚三十年

懷王入秦秦留之明年頃襄王立立三年懷王乃死與此駁

蘇

元作秦下並同秦死至是二十年矣

此非代則厲也

補

秦謂薛公

田曰君何不畱楚太子以

市其下東國

楚策云與我東地蓋楚國之東其地近齊楚地高而此下

薛公曰不可

我聞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

下也蘇補秦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

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齊嘗與秦

韓魏敗楚三國書此重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秦之事此著

敘說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玉楚新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

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王走太子

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秦於薛公可以爲

蘇秦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

蘇此二子自解於薛公蘇秦謂薛公曰臣聞謀泄

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

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

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負荷不薛公曰善爲之柰何對

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也得猶與

地而楚與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

之為得成此七字元作注字此類亦著書者敘說

行也者分其文而屬之故以此著例姚云會此七字不

作謂楚王以為懷王則上言已死以為項襄外無他王未詳

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

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估多於前

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

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柰何

請告太子其故謂告蘇子辭也告使太子謁之君君薛公也

使太子白以亦欲割地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

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

地以畱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

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延長行也故有饒益意

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尙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

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多割地者挾太子也

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權者重所在故臣能

去太子使人去齊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多王因馳

強齊而爲交馳亟往齊辭齊之說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讐而

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因燕于交齊故曰可以爲

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制楚者王也制斷齊也猶制

制制字正義論字例云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

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

功謂入地

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

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

太子急去也蘇子秦使人請薛公曰夫勸子太子者蘇

子秦也蘇子秦非誠以爲君也且以便楚也

太子去楚之便也

蘇子秦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也

沒其使楚之跡

今勸

太子去補者又蘇子秦也而君弗知也臣竊

補一標疑本有

爲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秦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

秦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

子秦也秦王而代立楚太子者

代太子立爲王

又蘇子秦也割

地因約者

明爲之約齊一本固約

又蘇子秦也忠王而走太子

者又蘇國秦也今人惡蘇國秦於薛公之以其爲齊薄

而爲楚厚也顯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國秦

爲武貞君封以美名非邑故曰可以爲蘇國秦請封於

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

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國秦天下之辯士也世

與少有言如之君因姚云不善蘇國秦則是圍塞

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國秦而於

君之事始矣於猶今蘇國秦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

是與楚爲讐也此亦非薛公之恐楚王立未能自定安

于薛公不見用世猶載其語也謂不親楚則與楚

爲讐以事理言爾于薛公不用世猶載其語亦臆度之

辭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

善蘇蘇秦故曰可以爲蘇蘇秦說薛公以善蘇蘇秦此

則懷王死楚立新王太子卒不得立而項襄非太子也

史不謂然故其書東國之事亦略補史稱懷王入秦

而項襄立策獨以爲懷王死而項襄立前後屢見竊以

事勢言之楚人知懷王之必不歸而秦要之以割地故

立王以絕秦而喪君有君所以靖國項襄之立非懷王

死後明矣史謂當時以詐赴之策猶仍之爾特所謂新

王及太子不可曉然以逐節考之皆有事實又非飾說

也或者太子未返之時郢中立王邪姑缺所疑○爲之
爲或爲武爲
警之爲如字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言其薛公欲知王所欲
立乃獻七珥珥也所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
爲夫人類與楚策謂昭魚云云

孟嘗君將入秦

傳言秦昭王問其賢求見之故將入

止者千數而弗聽蘇

○

元作秦今並從傳

秦

字誤宜作代下同後語並作代

欲止之孟嘗君曰人

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秦曰

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

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臣來過於淄上

淄水出太山萊蕪原

有土偶

人

偶相人也此土爲之

與桃梗

集韻梗略也荒也此蓋枯木海外經東海

中有山名度案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土有二神人曰荼與鬱壘上治害鬼

故使世人刻桃畫其首正戴置門上辟鬼

也趙策蘇秦說李兌作土梗木梗謂木梗曰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是枝根皆可言梗此謂刻桃木爲人也史

及說苑作土偶人木偶人素隱謂以土偶比涇陽君木

偶孔孟嘗君時秦昭王使涇陽君爲相與語桃梗謂土

質以求孟嘗君○高誘注茶一本作余

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挺拔也拔於土中

也藝文類聚至歲八月降雨下降大雨自上溜水至

則汝殘矣殘敗壤也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

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溜水

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如往也不知其所

語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

出矣孟嘗君乃止傳有此時不

孟嘗君在薛史言交代立在薛時未相也荆

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補姚云一

本有令人體貌有禮容也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

夫子弗憂女無以復侍矣

言且死

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

齊

以使事悉報齊王

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

言其不通

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

王立清廟

詩注祭有清德之宮本文有清明之德者之宮

按荆固而攻之清

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

嘻

集韻痛也

徐云痛而呼之言也和其顏色聽其言也

痛而呼之傷宗廟也初不相礙

先君之

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

請者此著書者辭也言善說

也言其請救之遽

望拜之謁

望而拜之言謁之恭

雖得則薄矣

言他人請謁雖有得

不如髡

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

方大略也

人之急也

言應之疾

自在隘窘之中

隘險也

豈用強力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

齊人無考下同

以四馬百人之食

言發之厚遇

之甚歡夏侯章每言不嘗不毀之也或以告孟嘗君孟

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

言事之厚彼不害我

董之藥菁

齊人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而奉我

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爲

之也君所以得爲長者

賢有容之稱高祖曰爲其母不長者

以吾毀之也

補

一本以吾毀之者也者

吾以身爲孟嘗君豈得待

字恐是長者字下脫衍在此

元作持姚云劉作豈待言也

言也彪謂君子所以報知我者亦多

哉是持者待之訛得者待之訛衍言也

術矣豈必毀之而後爲爲之哉此其說有似侯贏而不及贏非正議也

孟嘗君讌坐

讌合語也

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

補文闕者也

補注高注先生長老先已以生者也

一人曰訾天下之主

訾不

稱得意也言孟嘗有不得意於諸侯者

有侵君者

侵凌也

臣請以臣之血湔其

衽

湔澣同集韻水激也

田贄曰車軼之所能至

軼輒也

請掩足下之

短

衍者

者

補注疑當在至字下

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萬乘之相

其欲有君也

有言欲得之

如使而弗及也

若有使之如弗弗及

勝

元作勝

勝

譽

元作譽字書無之亦可作股齊人

譽

譽

補注姚云恐作譽春秋傳鄭游取或作譽

曰臣願

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

與

同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

二人友

此臣之所

為君取矣

求以此為孟嘗所取為孟嘗取此人也

譽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

夫人姬媵之過稱非其配也與下十

同妃或以問孟嘗君曰爲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者亦

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說者人之情也其

錯之錯措同也勿言也居基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

與交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解與交

布衣交言交於未貴時請具車馬皮幣皮羔狐之屬宗伯孤執

皮無據禮注皮帛者束帛而表以虎豹皮爲飾宗伯之制恐難引以言此高注皮鹿皮幣束帛願君以

此從衛君游舍人字補三游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衛君

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君曰孟嘗君不知臣

不肖以臣欺君欺者己不肖而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

壓羊殺馬馱其血又壓羊殺之以盟使盟曰齊衛後世

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今君約天下之兵

以攻齊是足下背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

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言或以此人為不肖

若疑者輒以頸血滿足下衿交衿也衛君乃止齊人聞之

曰孟嘗君可語言可與語善為事矣轉禍

為功虎謂周衰禮義消亡以若孟嘗者為能愛士愛則愛矣然非禮之愛也以若舍人名為能強爭強則

強矣然亦非義之強也論著者以為美談邪袁盎從史事類此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齊人仲連謂孟嘗君曰

猿獼猴錯木言自置木上據水則不若魚鼈

據猶處下處訛而脫在此作處水勝歷險乘危則騏驥

術處字

不如狐狸曹沫

衍之

之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

魯記

與齊桓公會柯沫執地

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鈹

首劫桓公歸魯侵地

鑄與農人居壠畝之中

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之猶堯亦有

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

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

言黨友以此士見

而來害相報者

棄逐者必之他國自

棄逐不屑與處

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

言後人視

孟嘗君曰善乃

怨逐

此爲戒

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

按行之行兼相他國

至楚獻象牀

象齒

郢之登徒

楚官也好色賦登徒子在以爲性非

以登徒爲官名未見所據然

直使送之

直猶不欲行見

孟嘗君門人公孫戌曰

音血

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

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

漂飄

同言其細若絲髮

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

獻之公孫

補

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

孟嘗君曰然公孫戌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

孫戌曰小國

小國疑當作大國後語作

五國蓋首句作出行五國也

所以皆致

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

小國英傑之士

才出萬人曰傑

皆以國事累君

累猶諉諉

之以累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

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戌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

戌趨而去未出至中閨特立之戶上圓下方君召而返之曰子教

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戌曰

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重言三喜外復有此孟嘗君曰何謂也

公孫戌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

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輸亦送也郢之

登徒不欲行許戌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

公孫戌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

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彪謂孟嘗君於是能立德矣吾知欲止吾

過而已彼得寶於我庸何傷且諫者士之所難因得寶而摧折之後孰敢以過聞乎吾哉

齊人有馮煖

史作驩並况袁反煖即煖故煖或作喧

補三者貧乏不能自存

使人屬孟嘗君

屬屬屬

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

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

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

草不精也具饌具○草菜也陳平傳惡草

具注去肴肉云云

居有頃倚柱彈其劍

之疑當有缺字歌曰長

鋏歸來乎

鋏劍把也欲與俱去莊子音義鋏從稜向刃

食無魚左右以告

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

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

下客食菜○一本比門下之魚客

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

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

車客

乘車之客

於是乘其車揭其劍

集韻揭舉也擔也

過其友曰孟

嘗君客我

待我以客

後有頂復彈其劍缺歌曰長鋏歸來乎

無以爲家

補韻吳氏韻補家叶工乎反

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

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

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

記疏也

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

計會會總合也周禮司會注大計也小宰要會

會古外反

注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

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

責債同集韻通對也馮

煖署曰能

署書也

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

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

言果則孟嘗固意其能也

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

是謂國事

是作事蓋因音而訛說閔憤於憂憤憤同憤亂也而性

王章則是作則事亦此類惇愚惇當作儒集韻弱也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得罪於煖

補遺沈沒溺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

下沈於義同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券亦契契別善

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

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券

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徧合矣乃來聽命補遺

一本赴作起則起屬下文謂作起而矯命也合讀起句

亦矯命汲黯傳注矯託也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

萬歲祝孟嘗也長驅到齊行不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

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

而反

孟嘗問也

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

中積珍寶狗馬寶外廢美人充下陳

陳猶列

君家所寡有

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柰何曰今君

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

拊猶摩也

因而賈利之臣竊

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

君市義也孟嘗君乃

補曰一本作不

說曰諾先生休矣

休息也

後

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

補曰

此遣其就國而爲之辭猶漢世所謂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

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

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

終元作

正日

補曰

一本

孟

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

曰狡兔有三窟僅

元作今補姚本今作僅

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

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

乘金五百斤西游於梁謂

元作惠

惠王

昭在昭王時此固

文奔魏

辭不往事必在前史作秦王

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

此非當時所稱追書云爾於

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

上將軍

補三

述故相爲上將軍而虛相位以待孟嘗也

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

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

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

本周官此齊大臣也

齎黃金千斤文

車二駟

文彩繪也

服劍一

王所自佩者

封書

補三

一本書下無一字則上當以封字句

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沈於諂諛之臣

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

統萬人乎

集韻純攝理也

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

立宗廟於薛

前自靖郭君時既立廟矣今又請立則所謂宗廟者非一王也

廟成還報

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

十年無纖介之禍者

介獨也獨則不衆故爲微細之辭一說喻草介也

馮

煖之計也

孟嘗傳有彪謂能者客之人孰不能客無能者孟嘗於此爲不可幾也煖之市義賢矣而

爲之營窟則亦聲利之客耳嗟乎氣俗之移人莫覺悟

也以煖之賢而不能自擢於衆况不賢者乎補三史文

稍異末無三窟之說爲勝補四馮公自言無能非真無

能也孟嘗蓋已知之故聞其署則曰客果有能也魏子

子粟馮公焚券孟嘗卒蒙其力百乘之家不畜聚歛之

臣豈迂也哉○食以食之之食音嗣爲君爲文足爲之

爲去聲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

此三十年孟嘗奔薛此言復反傳言王召之因謝病老於薛與

此駭

譚拾子

齊人

迎之於境謂孟嘗曰君得無有所

二十年

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

拾子惜以殺之爲慚

乎

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

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

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

者請以市論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

求存故往

所求者存故往趨之

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

怨五百牒

牒札也書所怨人

削去之不敢以爲言

馮驩傳略同以此策及驩

傳考之蓋反
而後謝病也

蘇補

元作秦史

秦補

字誤

自燕之齊

此三十六年

見於

章華補

姚及一

南門

史作東門注齊都賦小城北門

括地志

齊城東有閭門
武鹿章華之門

齊王曰嘻

集韻有所多大

子之來也秦

使魏冉致帝

致帝號

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

與猝

而患之所從往

一本

者微

患在後故言從往

著故

今不聽是恨秦也

違秦秦

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

聽之以

元作

卒秦

爲猶善

勿庸稱也

庸用

以爲

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

傷也

雖稱有先後

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

符其

其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齊記三十六年有虎謂此策自爲智則明爲人謀則忠蘇

張之巨擘也
收天下無非詐謀耳
受帝號以順秦而不稱以子以爲之爲如字

蘇謂

元作秦

史作代

謂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

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

蘇子問

則天下

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

亦問

約伐

趙孰與伐宋之利也

趙曰伐宋利

補此五字

正曰

姚云

宋六

對曰夫約然

然其伐宋之約

補曰

史作夫約鈞然

字
恐約鈞字訛無然字而
以約與連下文讀爲是

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

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

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償秦

倍背同償償同集韻棄也

賓古通用策
多有後倣此
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閒舉宋夫有宋則衛

之陽城危

汝南潁川皆有

非衛地

有淮北

淮水之北淮出平氏

桐柏

淮出南陽平氏縣胎簪

導之東會泗沂入海

則楚之東國危有濟

西

莊十八注濟水之西

則趙之河東危

趙河之東非郡也

有陰平陸

陰屬南陽

說見趙策

陰即陶

則梁門不啓

大梁之門

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

之事

貳不與秦合也秦約伐趙而此伐宋

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刑服

刑猶

威也

言畏威而服姚本刑作形

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

以爲名

非實敬之

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

願王之熟慮之也

齊記與上爲一章今詳上章猶欲聽秦此章決欲償之非一日之談爲二

也章可

蘇

元作秦

秦

云一本無此二字

字誤說見後姚

說

齊

閔

王

曰

臣

聞

用

兵

而

喜

先

天

下

者

憂

為天

先

約

結

而

喜

主

怨

者

孤

為約以

而伐人人必怨之又為

之主衆所不與也故孤

夫後起者藉也

藉言有所

資權是也

而遠

怨者時也

雖欲乘時不能也

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

權

權者事之宜重之所在也

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

物之率也

猶長也

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

時勢

倍音

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

博初志干

莫邪陰漫理此二劍吳王使干將

作干將越人莫邪其妻亦善作劍

非得人力則不能割

刺矣

傷也

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

非不銛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非不銛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非不銛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非不銛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非不銛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非不銛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非不銛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非不銛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集韻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却

利也

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

上車者

不休傳

傳釋遞也言其警急

衛國城割平

言城中割地求成平成也

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

許

規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遯於魏

遯魏王

魏王

魏武

侯也時未稱王此辯士之辭猶下稱孝公為秦王

身被甲底劍

底砥同

挑趙索

戰邯鄲之中驚

驚亂馳也

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

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

中牟屬河南趙獻侯自耿徙此趙記注詳

此據地里志贊及索隱以為非正義云中牟趙邑在相州蕩陰縣西有牟山邑在山側

衛非強於

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

趙敬

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敗趙剛平

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

於州西

州屬河內

出梁門軍舍林中

魏記注宛有林鄉

馬飲於大河

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

屬河東

燒棘

元作溝下同
敬侯六年借

兵楚取魏棘蒲不注宣二年注大棘在陳留襄邑南蒲南蒲蒲坂也謂此

正義云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

八年按魏黃城陳留外黃是

邑溝

世家作蒲

隊黃城

正義云括地志故黃城在魏

州冠氏縣南十里因黃溝為名按陳留外黃城非陌所別也大事記從上說當考

故剛平之殘

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

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

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眾怨

罷疲同音下同
樂與眾為怨

事敗而好鞠之

鞠窮也
言遂事

兵弱而憎下人

衍也字
云會本無此字

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

長益
行

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

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

前謂後之

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

人挫強

不以兵爲人挫強敵

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

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

衍秦字

秦楚也

正曰齊閔王十一年楚懷二十

六年齊與韓魏爲楚負其從親而合秦遂共伐

楚閔王十六年合韓魏以伐秦秦昭王九年也戰非甚

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

言得地等耳

然而天下獨歸咎於

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

是楚懷二十六年此二十一年

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

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

未詳

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

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

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

欲爲人王

夫弱小之殃常以謀

人爲利也

補曰特謀人以爲利而致殃

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

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

不義雖可伐亦不可輕主於後起藉權不以伐

不義爲急也

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

人與多則是元作事姚云劉

本作是

以衆強敵

元作適適通敵

罷寡也兵必立

有缺字疑

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各號不

攘而至

攘猶取

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

元作謹

同僅

疑謹下同

靜而寡信諸侯

信猶特也莒蔡是矣

謹謹靜則四

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積積

元作損禍

積積

改積積亦當是

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

一作燒去堯切

矯蠹箭箱也故有變意此言變其初也別本注矯

矣一句文義
明白今添

而不服矣小國道此

道猶行

則不嗣而福矣

不貸而見足矣

貸音代從
人求物也

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

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

先

衍強字
云曾本無強字

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

諸侯而從之

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

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

東萊故萊子國
春秋齊侯

滅萊傳萊
恃謀也

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

莒蔡皆恃遠忽近而
亡能言有恃

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

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騫

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

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

也不並滅

與猶恃也言與之相恃亦不皆亡在所處耳

有能

元作同

同

或誤衍

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

寄言假手於人不爲主也

微用兵而寄

於義

猶假也

寄怨而誅不直者使人誅之而已不主怨即所謂重伐不義也微用兵而寄於義者隱

其用兵之真情而寄寓於義以爲名也

則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

跼不伸也

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質

子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

衆事猶共事

交割而不相憎

交言彼此

割地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

宜多反覆

交割地者宜相憎俱強者宜不相下今皆不然以其同憂趨利故也

何以知其然也昔者

燕齊戰於桓之曲

家語所謂桓山蓋在齊魯之間

燕不勝十萬之衆盡

胡人襲燕樓煩數縣

樓煩屬鴈門

取其牛馬

此蓋之曾敗時

夫胡之

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

相趨者何也

衍何字

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

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

可使趨我而爲我役

故

明主察相

相之明察者

誠欲以霸王

衍也字

也爲志則戰攻非

所先戰者國之殘也

有害於國

而都縣之費也

隱元年注邑有宗廟之主

曰都周制二千五百家爲縣四縣爲都又五鄙爲縣又禮小曰邑大曰都

殘費已

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

私財而富軍市

士衆所聚有市井焉

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

炊之

轅轉也

殺牛而觴士

觴實曰觴蓋以飲之

則是路窘之道也

疑路

作露言國中所有悉出於外又疑作路第
中人禱祝國中

言財用窘於道路言華蓋也故有隱義
通都小縣置社不

用命者亦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事謂財賦

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斂也雖若有

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

者空財而共藥夷亦傷完者內酺而華樂酺大飲也故

其費與死傷者鈞與均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

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矛首也兵車所建

四尺戟注見前鑿鉉絕鉉刀鑿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

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宮如父子異宮之宮古者

寓兵於農故私家出之

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

廝析薪養馬者

十年之田而不

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

百姓理襜蔽

襜衣蔽前者襜蔽疊言也言士作苦衣易蔽故亟治之

舉衝櫓

衝陷陣車

正作輓 輓 城上露屋爲櫓戰陣高

家雜總

全家併作

身窟

穴中

謂地

罷於刀金

兵器也

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碁

數而能拔城者

數數

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

斷音亟截

也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

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

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

趙襄子

此用兵之盛

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

攻而滅二子

之

補患也

患在滅二子

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

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

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

此相此

用兵之上節也

節猶等

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

此二十九年書

佐趙滅中山

補

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

嗇吝也

由此

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

矣

補或有缺字

今世之

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

終謂窮兵

而守不可拔

守城期天

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

得所稱為善者保恃之

則非國之利也

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

百姓罷而城郭露

外無居人故暴露

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

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

的卽鵠也

曰非咎罪於人也

補姚云咎一作樞劉作喜從便弓

樓波

引弩而射之

便謂巧審弓

中者則善

人善之

不中

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

也的以難中人爭欲貫之如惡之然人如的者人所惡也

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

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

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

素用強兵而弱之

素猶常也言兵常用雖強必弱

則察相不事

不從事於此

國事下當

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

五戎注力劍矛

有也字

淮南子注今按諸說不一周禮司右月令注弓矢及矛

戈戟司兵車注戈沒戟夷矛酋矛彘梁注矛戟鉞楛弓

借陰軒叢書

矢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

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

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

曠闕也日雖闕遠其利不窮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

聞攻戰之道非師者師旅也言不用師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

上言謀之於堂彼自敗也雖有備曰此當作此諸本皆

闔閭吳起之將闔閭將孫武也此以君臣互言禽之戶

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俎肉在豆上百尺之衝折之衽

席之上鄭玄記注在臥席也鈇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

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倡優倡樂也侏儒短小人不乏諸侯可同

日而致也故各配天地不為專利制海內不為厚

言其功德

之崇雖名利若此猶不足稱也

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

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

圖我之謀不成

則其國無宿憂也

言無

一夕之憂宿雷也猶宿諾

何以知其然

補

宜有也字

佚治在我

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

趨言往應之

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

也

元作矣

補

上文

昔者魏王

惠

擁土千里帶甲三十

六萬

補

其強而拔邯鄲

十八年

西圍定陽

屬上黨

又從十

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

此孝公也此史秦人故尊稱之

說見前

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

堞城上女牆

為

戰具

竟

元作竟

竟

中爲戰具

即上文境字也

境字也

爲守備

爲

守

備

爲

死

士

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

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

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

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

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

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

策

策

不

足

以

王

天

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

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

使天

則

王

業

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

王者

服飾

然

後

圖

齊

楚

魏

王

說

於

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

以丹帛為柱衣
丹柱猶衣之也

建九旂

旗

從七星之旗

鳥隼為旗又繪星焉
工記并注龍旂九旂諸侯所建

正國按考

鳥旗

七旂鳥隼為旗州里所建弧旌柱矢恐即招搖注所

曲禮合龍旂即青龍鳥隼即朱雀柱矢恐即招搖注所

謂畫七星者又禮百官載旗此言七星之此天子之位

旗而又以天子言戰國不可以古制準也

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

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

跣足親地也

按兵於國

而東次於齊

過信為次往服齊也

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

垂拱而受西河之外

垂衣拱手言無所事西喪地於秦謂此歟

而不以德魏

王故

衍曰字

姚云一本無

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

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

未施而西河之



補

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

見上

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謂

此策輾轉皆中事機而不詭於聖雖鐘等倡樂非所以

啓人主者亦孟子色貨之瓦閔王驕不能聽以及鼓里

之禍百世之戒也此策談兵主於後起藉權不爲

人主怨其云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

於義最其術之深者是豈仁義之師正大之論乎雖其

後極言戰之害何救於失哉鐘鼓倡樂之云視孟子與

民同樂之意不類鮑之不察甚矣蘇秦佯爲得罪

燕而亡走齊說潛王厚葬以明孝高宮空大苑圍以明

得意欲傲齊而爲燕蘇代啓之實祖秦之故智大事記
云齊之伐宋也蘇代實啓之秦之救宋也蘇代復止之
代爲燕反間驕其君勞其民而速其亡也其說燕曰齊
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蓄積散西困秦三年
民憔悴工罷弊又以餘兵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
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云此策之謀既
中而勸燕伐齊也此策舊爲蘇秦實誤前章代誤爲秦
或遂以此爲代則亦不然代之謀如彼豈能勸齊王後

戰哉一本每卑首二字者是矣抑是言也當在滅中山後取淮北滅宋侵三晉之前此士之明蓋已逆知閔王之

之敗矣。策文甚佳首以用兵後起約結遠怨二端為言而以權藉時勢明之今雖干將以下止求霸則蓬矣

言先天下之禍後藉之得也臣聞善為國以下至弱大小強也言遠怨之得主怨之禍也且夫以下至戰攻之敗可

之禍可見於前事矣為一節語曰以下至戰攻之敗可見前事為一節今世所謂善用兵以下至篇終為一節

三節皆推言用兵不為天下先之意而不至怨之意在其中錯綜起應變化不窮只何以知其然也一語六用

而不覺其複。劇姑衛反分扶問反鶴工毒反射食亦反為人為韓為死之為王天下之王去聲

齊負郭之民肯猶有孤狐啞者補曰孤狐啞孤因狐字

秋貴直論狐援云云即謂此正議閔王斲之檀衢也斲斬

正議也古今人表作狐援公孫家子直言殺之

市名蓋齊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壘猶宗室云將去此時

東閭宗室離心司馬穰苴田完之裔為景公將去此時

遠甚蓋誤其名正曰大事記

引蘇氏謂史稱齊景公時晉伐阿鄆燕侵河上晏子薦

穰苴斬監軍莊賈因以成功春秋左氏無此意穰苴嘗為閔王卻燕晉而戰為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

國雜記妄以為景公時燕舉兵使昌國君樂毅魏樂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及下達子

史不書補曰呂將而應之後起齊軍破向子異一乘亡

春秋作觸子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元作償補曰呂春

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此四十年淖齒數之

曰夫千乘青州博昌之閒屬千方數百里而血霑衣王

知之乎王曰不知贏博之閒二縣屬泰山補曰禮地圻

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闕門求之

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補曰三不

後語皆作知之通鑑從之

淖齒曰夫雨血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

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

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

里

萬中里也太子各法章是為襄王

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漑

園

注漑灌

君王后太史后氏女

后姓也以其姓后不可曰后故曰君王后也

姚本作太史氏女無后字後策正云太史氏

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卽墨

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給騎劫

給敗也劫燕將代樂殺者叢傳言單設詐敗燕

軍遂以復齊

襄五年

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為王

時立五年矣迎

而立之

襄王卽位

立

補補位下有缺字

君王后以為后生齊王

建

漑

雨音預為漑之為去聲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

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

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責其親王不如我之

親女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衍閔閔字閔書之辭

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

刺而殺之補曰袒蕩旱反今循習作徒案反說文楊也露臂

襄王閔王子元年慎靚王三十二年戊寅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卽墨未下齊田單以卽墨破

燕殺騎劫初燕將史亦攻下聊城屬東郡高紀注在平原

聊城在博州人或讒之補曰姚氏曰三同集無初燕置

脫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

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

補

書約之矢

纏束書於矢上

以射

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

倍背

勇士

不怯

補

史

記作御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

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

惠

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

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

不再計勇士不怯死

補

一本云晁本無此二句而今

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

此釋上不再計故願

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

史云齊之南陽然則此荆州郡

時屬齊

補

索隱云南陽

魏攻平陸

補

陸見前齊無南面

借陰軒叢書

之心

楚魏在齊之南齊有燕難不急此二勝故不南面與爭

補正義云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爲南陽平陸之害小不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

如聊城之利大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

此時齊善秦故下兵救之

魏不敢東

面不攻齊也橫秦之勢合齊善秦爲橫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

斷右壤謂平陸斷亦棄也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言其皆退

燕救不至不救聊城齊無天下之規規猶謀也秦救之而楚魏退無謀齊者與

聊城共據暮年之傲據相持也卽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不能勝齊

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猶

失上下迷惑栗腹燕將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

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按燕王喜四年趙孝成十五年廉頗圍破燕

栗腹在齊襄燕惠聊城事二十八年以為此時則自勝
劫敗死外不書他將及趙國也說見章末詳之

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做甌多

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補曰一本距全齊之

兵距拒同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墨子曰公輸般為

子聞之見般以帶為城以牒為械般九設食人炊骨士

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

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

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漢書鄒陽

傳攘袂顏云猶今人言將臂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

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辯說之士資以藉矯國革

口資給說士借陰軒叢書

俗於天下

矯革言變其國俗

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棄世亦

棄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

陶穰侯邑衛自梁襄王後稱君

謂

索隱引延篤云陶陶朱衛衛公子荆非也王

世世

勅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謂此云爾姚氏亦引

稱寡

稱孤寡一本

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

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

辭疑一字訛或衍

且吾聞效

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

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

遺忘也

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

梏

桎足械梏手械

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

使管仲終窮抑

抑按也人所按故爲困

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

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

曰

一本云并晁作秦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

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

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出計

所出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

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

計也曹子以爲遭遭字句謂曹沫忍恥而與魯君

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此霸者之事欲興霸則可責以

見上有天下有字恐誤史作朝天下會諸侯朝天下謂率天下朝王也曹子以一劍之

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

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

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

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也而成終身之名

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王爭流名與天壤

相敵也言天壤敵此名乃敵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

倒元作到**到讀**誤字衍文而去獨弓衣倒故解齊國

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齊仲連傳有彪按此書以

秦事時不合如此者甚眾始為後人傳錄之誤至於此

章引栗腹之說借其書不存擬為之以捕亡而其人意氣

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細處太史公亦愛其千里而

略其牝牡驪黃至于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又按

也徐廣注此栗腹事去長平十年而不論其在聊城事

後蘇氏古史亦因之疏矣故備論之魯仲連說燕

將下郟城史不著年其書引栗腹之敗此事在其後故
通鑑大事記載於秦孝文元年當燕王喜五年齊王建
十五年自赧王三十一年燕率五國代齊閔王死襄王
立三十六年燕昭王卒明年惠王立越武成王孝王而
至王喜凡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爲一自燕攻齊止
殺騎劫二十五字或他策脫簡而初燕將止讒之十一
字亦他本所無也且單由卽墨起七十餘城卽復爲齊
不聞聊城尚爲燕守以齊之事勢豈有舍之三十餘年
而不攻單之兵力三十餘年而不能下歟今口攻之歲
餘不攻單可見爲此時燕將守聊城事也史稱毅破齊不
下者獨莒卽墨單縱反間亦言二城而燕世家書聊莒
卽墨策亦有三城不下之言一時事則聊城亦爲齊
守而非燕將爲燕守者此誤因聊城不而下而引莒卽
墨亂也考之單傳自復齊之後無可書之事齊襄王十
九年當趙孝成王元年趙割地求單爲將次年遂相趙
必不復返齊矣距聊城之役凡十六年單豈得復爲齊
將哉此因歲餘不下之言聊莒卽墨之混而誤指以爲
單也夫仲連之言正謂栗腹敗燕國亂聊城孤守齊方
併攻勢將必拔其言初不涉潛襄昭惠之際所謂楚攻
南陽魏攻平陸閔王時楚取淮北單復齊後蓋已復之

不聞楚魏交攻之事二事必在後也燕將被讒懼誅連
書亦無此意此因樂毅而訛也史又稱燕將得書自殺
單遂皆聊城尤非事實齊前所殺燕將惟弱劫爾不聞
其他此因騎劫而訛也連之大意在於罷兵息民而其
料事之明勸以歸燕降齊亦度其計之必不可者排難解
紛又素所蓄積也迫之於窮而致之於死豈其心哉夫
其勸之正將以全聊城之民而忍坐視屠之哉燕將死
聊城屠連何功美之稱而齊欲爵之哉策所云解兵而
去者當得其實而史不可信也故論此事者一考之仲
連之書則史策之外誤殺混者皆可得而明矣鮑不此
之察見其不通遂謂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
候之以補亡二千餘年莫有覺者何其謬哉史誤因策
通鑑大事記稱田單誤因史真文忠公反掉鮑氏為斷而謂魯連之說不可為訓皆失考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

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徵徵猶信也太子初易姓

有狀可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人疑齊國之眾皆以田

信也

單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

菑水同

有老人

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

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

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

恐單先發

左右顧無人

巖下有貫珠者

齊人蕭曰姚云別本巖字作聲句絕無下字元和姓纂引策作貫珠人姓名

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

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

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

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

稱猶副

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

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

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

者收穀之穀猶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行舉舉

在此姚本在曰字上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

澤也彪謂單之取疑所謂威震主者毀襄王亦不明甚矣使單有異志闔城陽而王孰敢不聽豈俟今日哉貫珠者可謂君子人矣為是言也上足以掩王之非下足以救單之死一言而齊國定君子哉

又前能免其身不然王懼其

以前言告單必殺之矣

貂勃齊人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東安平正義云在

青州臨淄縣東古紀國之鄒邑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

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不欲正言其毀

貂勃曰跖之狗吠堯

跖柳下季之弟盜跖也此莊生寓言惠跖時不相及蒯通之言出

於此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

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

元作由補曰由猶通一本作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攫持腓脛

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白王使任

之用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

燕之伐齊之時楚王頃襄使將軍淖齒將萬人而佐齊今

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

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欲去單貂勃使楚楚王受

之助

之助

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

而牽雷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

言勃據單勢

且安

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

通鑑君臣無異

而上下無別且其

志欲爲不善

謂反

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

振

救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

懷翟與士

陰結諸侯之

雄俊豪英

諸侯之人

其志欲有爲也

爲不善

願王之察之異日

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

肉袒露肢體示欲受

刑

也去上衣曰袂

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

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

王賜諸前

補曰本王觴賜諸前愚恐賜乃觴之訛

酒酣

酣酒王曰召相田

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主上

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

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

補曰此下姚本有貂勃曰然臣

固知王不若也十一字今增

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

王得呂望以爲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

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間

開

民人之治

補曰姚云曾本

始作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

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興

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

城陽兗州國莒其縣也

安平

君以惴惴之卽墨

惴惴憂懼也

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

千禽其司馬

主兵之官謂騎劫

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

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

不通王而自王春秋後語闔作合

城陽天下

城陽與天下之人城陽二字因上交衍

補曰

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

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

木閣棧道皆以通險

而迎王與后

於城陽

補曰

元作中山

中山

補曰

當

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

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

補曰

連舉不同與前

且嬰兒之

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

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一夜

作劇屬淄州又東萊有掖有不夜疑夜字爲掖不全或不夜省不

補曰

括地志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里

顏師古云齊地記古有日夜出見於東萊故萊子立此邑以不夜爲名○使者使楚之使去聲

田單將

為大

攻狄

狄北胡

正

史田儉

狄人徐廣注

今

故城往見魯仲子

也

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

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

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

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

箕箒

修劍挂墮攻狄

不能下壘枯丘

壘軍坐也言大不能降

一壘小不能枯

題反丘叶一其反廬陵劉氏讀壘枯丘謂空守一丘為

壘說死攻狄不能下壘於梧丘齊景公田於梧地各也

一本引北堂書鈔同說苑無能字一本壘枯

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

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蕢

蕢草

立則杖插

插錫同為士

文士卷四

借陰軒叢書

卒倡曰也信導

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

尚猶久也言見亡之兆其

日已歸於何黨矣

黨猶鄉也言無所歸曰姚氏云別

久何黨矣皆叶平聲謹說苑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

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

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

若如

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

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

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

昭十二年注澠水出臨淄入時水

有生

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

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

厲激

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

之枹擊狄人乃下

補曰

馬謖對諸葛亮曰用兵之道攻

說苑作掖澠音颯枹音浮○按史趙孝成王元年田單將攻燕拔中陽又攻韓注人拔之次年單為相孝成之

元年齊襄之十九年也趙王新立秦攻趙求救於齊齊人使以長安君為質齊師乃出秦師退又策云趙王割濟東三城城邑市五十七與齊求安平君為將攻燕亦是年事蓋齊趙方睦也考之史單自復齊之後唯自伐狄之戰大事記併書於一年而襄王十年趙燕周取齊仍歲攻高唐十三年蘭相如代齊至平邑秦客卿竈暨克敵也而一為趙用遂以立功意者單以功高被讓齊襄雖為之殺譖者所以任單者不能展盡歟不然則單之懼禍持怯而自悔也秦策云田單將齊之良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馳於封內考之殺騎劫之歲至襄王十八年凡十四年遂為相然單之在趙自二戰之後不聞他功返齊明年遂為相然單之在趙自二戰之後不聞他功蓋既試其端而亦終不忍背宗國以為趙用也單之心亦可見矣

孟嘗君為從

文以襄王初中立為諸侯楚頃襄二十三年

中立為諸侯其後遂卒襄王八年諸侯無合從事此閔王十六年文怨秦約韓魏伐秦事也當秦昭九年鮑見

策有薛地百里之文遂以公孫弘齊人謂孟嘗君曰君不

如元作以本君何不使人先觀秦王昭意者設疑秦

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為秦奚暇從以難之意

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

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

欲愧之以辭使弘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

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元作

由下姚本猶下同未敢以有難也為人今孟嘗君之

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禮由可乎公孫弘對曰孟

嘗君好人人賢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

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

爲人主不得志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

補而字疑衍

治當屬下句或而字上有缺文

可爲管商之師

管仲商鞅

說義聽行

所說有義或能

聽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

使者退而自刎

集韻刎斷也

必以其血滂其衣如臣者十人

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爲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

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

以己之志曉告孟嘗

公孫弘

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

著書者美其不可侵辱

昭王大國也

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

足猶能處

謂公孫弘所陳亦士之一槩爾自曹沫劫桓公辯說士莫不以藉口彼蓋未學禮也夾谷之會孔子詔之士付之

有司耳矣豈足柴若世之獬狗然哉帝曰
曉人不當如是乎此說者之所當知也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

宋

補也

宋

一本謂孟嘗

君好士也

一本謂孟嘗

嘗君君曰

雍門

宋

補子字此士以所居為稱

宋

曰雍門

曰雍門

曰雍門

曰雍門

曰雍門

好士也

雍門

子則

養

椒亦

養猶公養之

養

椒亦

養

椒亦

養

椒亦

亦無考

雍門

見前

養

椒亦

養猶公養之

養

椒亦

養

椒亦

養

椒亦

姓亦

陽

得子

養

此下脫

飲食

衣裘

與之

同

皆

得其

死

名不

陽

得子

養

此下脫

飲食

衣裘

與之

同

皆

得其

死

詳

今

君之家

富於

二公

雍門

而

士未

有為

君

盡

游者也

游猶友也

言不

盡於

交游

之道

君曰

文不

得是

二人

故也

等

使文得

而食

菽粟

者豈

有

麒麟

駮耳

哉

後宮

十妃

皆

縞

縞

也

紵

屬

細者

也

食

梁

肉

梁

米

名

本草

注青

梁粟

類

也

三

種

豈有毛嫵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

哉

連曰君之廢馬至此與王斗云云合

故曰君子好

士未也

譽而已昔人譏其未嘗得士特雅鳴狗盜之雄

世以為名言今觀魯連曰君之好木也則當時已有

是論矣仲連之言亦引以自謂而其區區於

宜仲連之不止也王建襄王子元年報王

秦攻趙長平

此五年

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

其交

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

不聽蘇

元作

秦

補曰字誤

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卻

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而齊

元作

燕

史作楚通

之計過矣且趙之於齊

齊

元作燕齊

燕齊

作齊楚

史

隱蔽也

趙居二國西北秦攻二國必先徑趙趙存則二國得以自隱而有蔽障

猶齒之有

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

趙之務

務趙也

宜若奉漏甕沃焦釜

喻救之急

夫救趙高義

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卻強秦兵不務爲此而

粟則爲國計者過矣

齊記有云周子謂最足也此最時三十餘年矣

案

史周子蓋齊之謀臣史矣其名不必強爲之說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北有趙魏秦伐周韓之

西趙魏不伐

不從秦伐周韓

周韓爲割

割地與趙魏

割地與秦

韓卻周

害也

言趙魏徒不伐而不救韓則韓兵必卻周有秦害

及韓卻周

割

元作割

割

害割字恐之後補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秦以其不

有誤混周韓之捍今齊應補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秦以其不

秦伐必及今齊補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秦以其不

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補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秦以其不

齊入於秦而伐趙魏補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秦以其不

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補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秦以其不

此言趙魏近秦畏之不得不應齊補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秦以其不

也韓既割而趙魏亦不免矣所以言此者欲齊之援趙

國子齊大曰秦被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

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氏皆趙公子無忌魏信為天下

循便計

循行順也

魏伐因取二地

今言竊符奪兵事

魏實救趙者不應先佐之伐恐當時無忌雖急於平原

先取其殺晉鄙魏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魏安釐二十

地也救趙畏秦不敢進趙急平原君使責無忌無忌盜晉鄙

兵符伐之將進兵秦軍解去按史年表魏世家公

子無忌傳公子矯殺晉鄙被秦兵皆在安釐王二十年

通鑑以矯殺晉鄙在前一年大事記以晉鄙留軍壁鄴

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齊與魏親初雖佐秦安邑者魏

之柱國也言其於國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

柱國也故三國衍欲欲疑欲字即故字而與秦壤

壤土界境也

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

郢矣

覆

元作福

福

補曰姚云劉偁曾一作覆

福愚按福乃偁之訛偁義長

三國之

覆

元

作

元

作

君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

且后

今

又劫趙魏疏中國

疏言離其友

封衛之東野

封割也東野趙東地

封魏

地兼魏之河內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

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

專兵一志以逆秦

逆謂拒之

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

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

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

補

曰疊舉

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

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補

曰三策大槩略同

屏蔽相依爲唇齒秦攻諸國而齊不救諸國滅亡勢必
及齊第三章謂三國與秦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而患
緩秦得齊則權重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說尤明切
初策攻長平時次策周韓未亡時三策則韓既亡後也
始皇十八年滅韓白秦人行遠交近攻之術善齊而不
加兵君王后謹事秦王建不修戰備不助五國其墮秦
計中久矣長平之戰當王建五年滅韓當三十五年三
十餘年間士之爲齊謀者其智非不及此而卒不用宜
其及於

亡也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

惠文后孝威太后

書未發

發其封威后

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

恙憂也

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

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
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
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

齊有處士曰鍾離子

鍾離屬九江音懲有鍾離城乃晉吳會處成十

五年杜云淮南縣今屬濠州者非應劭云鍾離子國在九江蓋其後徙于此吳滅之無恙耶是其

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

亦衣是助王養其民

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

其職葉陽子諸書葉陽皆不地范睢傳注華一作葉

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

王息其民者也

息生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

子無恙耶徹其環瑱

集韻撤去也通作徹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

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

情猶誠胡爲至今不朝也

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

仲

於陵屬濟南皆以所居為號此自一人若孟子所稱已足七八十年矣

補

路史於陵今濰之長山

補

此言於陵仲子之行與孟子所稱者合恐即此人也趙

惠文王與齊閔王同時惠文后用事實孝成之世其在

子猶相及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

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

不殺乎彪謂威后賢矣其是非乃不詭於聖齊有此數

也時君王后故無恙胡為亦無察乎罪問王而不及

后必非君王后王建時鮑因策言謂后為賢智故曲說

至此○王使之使如字與他典他甸二反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夫

同均

太史敷女

敷音躍徐

奇法章之狀貌以為非

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

臣之出亡者

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爲

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爲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

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汗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賢

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

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衍一四十有餘年

不受兵補此要其終而言之建立字可見建四十四

不悟其計也與諸侯信補秦遠交齊而善之故齊事秦謹

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四十餘年不受

兵此實錄也齊與諸侯補元作始皇按后卒於莊

信則安得不助五國乎秦補襄之時不逮始皇也
始皇補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補兩環相貫曰齊多智
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

雖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

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

受言

牘書版也

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

詳其指蓋怒建之不心受託以病昏耳

君王后死後后勝

疑卽后之族

相齊多受秦閒金玉使賓客

入秦皆爲變辭

變故之辭蓋使者還以恐動王也

勸王朝秦不修攻戰

之備

慮謂君王后賢智婦人也惜其不能正始乃其父正烈男子也義不能疚利不能回其斯人乎

策云君王后賢不失人子之禮又秦王令解環以齊多智爲言故鮑以賢贊之不能正始旣不足言賢信秦之

謀不助諸侯又何智之有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

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

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卽墨大夫問

元作姚

云一本

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

衍可

可云一作姚

作聞

又疑可爲

卽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

數

元作百

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河鄆之

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

百

通鑑

萬之衆使收

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

臨晉屬左馮翊

郟郟大夫不

欲爲秦

不屬之也

而在城南下者百數

齊城

王收而與之

百

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

始皇紀注武關秦南關在祈西

弘農

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亦

秦人之辭時未有此

謂其棄王而爲臣也

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

齊王不聽秦使陳馳

齊客之入秦者**正曰**上章謂齊賓客入秦皆為變亂又陳為齊姓故

云然不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

許之齊王不聽

可考 卽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

內共屬河

衛州共 餓而死先是齊為之歌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

容耶客謂陳馳自秦稱之曰客彪謂建之聽雍門似矣

者可不以正心誠意為先乎**正曰**專指陳馳非自齊稱

之曰客爾史謂建聽姦人賓客以亡秦策秦王資頹弱

以游齊王入朝知客非一也○忽出正心誠意一語論

雖正而不切上言不明而此曰以為先為睹大學之序

凡五十九章

戰國策齊卷第四終